

## 如何學習清淨莊嚴

妙境長老 講述

大和尚慈悲，各位同學歡喜！我這幾天是在南林精舍學習《瑜伽師地論·趣入品》，忽然間得到大和尚的邀請，使令我的心情也是歡喜。我今天午前在南林精舍還是有課程的，課程結束以後，也是昨天晚間得到正覺精舍大和尚的，也算是邀請吧，所以我今天在南林精舍課程完了就到正覺精舍去午齋，午齋後又說了幾句話的。所以我非常抱歉，我現在到這裡來我沒有講稿，我心裡面想到哪裡講到哪裡。

我們出家人來到佛法裡邊來學習佛法，學習佛法，我思惟了一下，我們學習什麼呢？我們學習四個字，就是「清淨莊嚴」這四個字。「清淨」這兩個字怎麼解釋呢？「清淨」這兩個字，就是清淨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，或者說清淨我們的身口意。從這句話看出來，就是我們的身口意、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原來是不清淨的，原來是不清淨的，現在我們應該學習清淨。學習清淨這件事應該先有願，就是我想要三業清淨，我想要六根清淨，先應該有願；這個願就是我們的希望，這個希望是從信來的。

我們北傳佛教，我們是大乘佛教，我們大乘佛教很久以來主要是學習淨土法門，學習淨土法門的持名念佛的法門。弘揚淨土、持名念佛法門的人，也主要就是說信、願、行。事實上，我們佛法裡邊所有的法門都是信、願、行，如果沒有信、沒有願、沒有行，另外還有什麼呢？另外是什麼也沒有了。所以我們應該說，我們對於佛法有信心，然後我們心裡面有願，由信而有願。本來這句話我們常常的這樣聽老師講，但是事實上這裡邊的義還應該思惟的。經論上說「信為欲依」，這個信為欲的依止處，欲就是願。因為有信，所以我們才有願；有了願，才表示我們是有信心的。如果說有信而不願，我不想三業清淨，我不想要六根清淨，我不想要得聖道，那表示這個人他對於佛法信不具足，這裡邊還有這樣的涵義的。所以我們有了信心，也一定應該有願。

我剛才說，「我希望我三業清淨，我希望我六根清淨」，什麼叫做清淨？就是聖人，是聖人的境界叫做清淨。再明白一點說，就是我們在佛法裡面的學習，得到智慧了；得到智慧，什麼叫做智慧呢？就是與第一義相應了，叫做智慧。所以我們說：「我希望我三業清淨，我希望我六根清淨」，實際上就是我們要學習佛法的智慧，由智慧與第一義相應了，那才名之為清淨。若是我們沒有與第一義相應的話，「清淨」這個字還是不具足的。

我們說我們對於佛法有信心，我們也就是有了願。有了願，我們需要有行，那麼怎麼樣行呢？我希望能與第一義相應，有智慧，不是就這一點我們真就是清淨了，不是的；需要經過一個時期的學習，然後才能夠有行，因為修行這件事是要經過學習而後才能夠有行的。怎麼樣行呢？在經論上告訴我們的方法，就是聞、思、修，

有這樣的次第，經過這樣的次第，我們才可能會清淨的。

第一個「聞」，就是聽聞佛法；經過師長的教授、教誡，就是我們學習佛法、學習經論。學習經論，經論表面上看就是語言文字，「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在舍衛國」，就是文句。我們學習佛法的時候，不可以超越這個文句，一定從文句上來開始學習。但是文句裡邊有義，有道理的；學習文句的佛法，又學習義理的佛法，義理的佛法它不能離開文字單獨的表達出來。佛菩薩說法，也需要語言文字來表達這個義理，所以我們學習佛法，不能超越語言文句單獨的去學習佛法的義；所以應該是學習文句的佛法，又要思惟文句裡邊的義。

在我們今天的佛教徒對於佛法的學習，在這個地方不十分的具足。雖然也是學習了文字的佛法，也接觸到文句裡邊的義，但是沒能夠專精思惟，這一方面我們有一點不具足，這個專精思惟的功夫不具足。所以我們要在這一方面要注意了一下，就是學習了文、也學習了義，還要特別地努力去思惟這個義。

譬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：假設我們學習這個《中觀論》的話，就是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」，經過老師的講解之後，你還需要拿出來時間專精思惟，你才有可能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」，這個空和假名的義，你才能夠在心裡面有比較深刻的認識。如果你不專精思惟，你的認識不夠。假設說是你《中觀論》學習畢業了，你是大法師了，若有因緣請你講，你需要去找參考書預備一下，不然的話「我說即是空」還是不能講的。從這裡看出來，你的專精思惟的功夫不夠。

譬如說我們若是學習《攝大乘論》，《攝大乘論》上有一個頌：「名事互為客，其性應尋思，於二亦當推，唯量及唯假。實智觀無義，唯有分別三。彼無故此無，是即入三性。」這個頌，這文字也並不是很深，也很容易就認識的，但是裡邊的義還不是一下子就能明白的。第一句「名事互為客」，就不是那麼容易明白的。唯識的經論上，譬如說《解深密經》上說一句話：名假安立的一切法都是畢竟空的。這句話不容易明白，你不容易明白的。它和《中觀論》所說的「我說即是空」，那個空的原因不一樣；都叫做空，但是空的理由不一樣。若是我們不經過專精思惟，你不容易認識它為什麼是空，不容易。我剛才這一段話的意思，如果你不專精思惟的話，你為人家講解的時候困難，你需要特別預備，不然就不能講解。這是此其一，這是一點。

第二、我們從《攝大乘論》上也看出來，從天台智者大師的《摩訶止觀》也看出來，就是修學聖道需要修止觀的。譬如說剛才我說「聞、思、修」，聞、思、修這個「修」是指什麼說的呢？就是指止觀說的。就是要奢摩他的止，也要有毗鉢舍那的觀，那麼這就叫做修。這個修，什麼叫做修？就是修止又修觀、修觀又修止，這個時候叫做修。而不是在聞、在思的時候名之為修，不是。

我們今天的佛教，事實上的情形也是很普遍，我們出了家要修行，要怎麼修行呢？假設我有功課，我把《金剛經》讀一遍，這就是修行了；我拜佛拜一千拜，拜

十萬拜，我大悲咒念十萬遍，那麼這就是修行了。但是佛菩薩在經論裡邊對我們的開示不是這樣，是你禪坐裡邊修奢摩他、修毗鉢舍那，這個時候叫做修。「修」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個修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它有力量能斷惑證真，它有這個力量。說我念《金剛經》，我今天也念《金剛經》，明天也念《金剛經》，我念它一千部《金剛經》，但是你還沒能斷惑證真，你不能。說我佛學院畢業了，你也沒有斷惑證真，沒有，因為它不是止和觀，不是。若是止和觀的時候呢，它有這個力量，你有這個力量的時候，就給你這個名字叫做修；你沒有這個力量的時候，只是聞，叫做聞。

我們今天的佛教徒很明白的一件事，什麼事情？譬如說是辦佛學院，辦佛學院我要請老師，我要請老師有一個問題，就是不是那麼容易請到，不是那麼容易請到老師來講課的。為什麼？就是聞、思、修不具足。頂多有點聞，思多數不具足，修更談不到了，所以我們不能夠……，想要到佛學院去做老師不容易，不容易做。我們說是，最初我們感覺奇怪，我們佛教很興盛嘛，為什麼辦佛學院的時候請老師請不到？現在我……我不是說姑妄言之喔，說出來這個理由：就是聞、思、修三種智慧不具足，所以我們講解佛法的時候有困難。若是我們想要改變這樣的形式，你先要有聞所成慧，然後要有思所成慧；思所成慧以後，你再有修所成慧，這個時候佛學院的老師就容易請到，就容易了。

我剛才說，如果你的專精思惟，這個思慧不具足的時候，你想要講解佛法有困難，這是第一個困難。還有第二個困難，第二個什麼困難？你靜坐的時候修正觀修不來，你止觀修不來。你這個思慧不具足，你觀一切法空你觀不上來。剛才說那個「名事互為客」，你觀不上來。那個文句背下來還可以，但是要思惟那個義，把它講得明白還不容易。而為什麼會這樣子？你思慧不具足。當然我可以說：「你講課的時候沒講明白，所以我聽不懂；我聽不懂，我想要思惟、思惟不來。」你也可以這麼講。但事實上呢，不只於此。就算是你聽法師講明白了，但是你若不經過專精思惟，你會有這兩個困難：為人講有困難，你想要坐下來修正觀修不來。

我們為人講還有困難，靜坐的時候止觀也修不來，我們的程度是什麼樣？我們在佛法裡面經過多少年的學習，我們的程度是在什麼階位上？我再嚴格一點說，聞慧都不具足，聞慧也不圓滿，就是這麼一個情形。所以我們今天若是愛護佛教的話，要把聞、思、修三慧要努力的學習，要努力的，不努力不行；不努力，你永久是平平常常的。

我剛才說，我們對於佛法有信，我們還要有願。有願，要經過聞、思、修以後，你才能滿願。就是經過了奢摩他和毗鉢舍那的修行，你才有可能三業清淨、六根清淨，你才有可能。而這個時候不是一般的境界，有可能會得無生法忍了，有可能有這回事，有可能的。我剛才說的是聞、思、修。

我們本身有什麼問題，我們需要在佛法裡面有信，也要有願，還要有聞、思、修，這樣子來調整我們，我們有什麼問題？我們就是內心裡面有貪瞋癡的問題，有

貪瞋癡、有很多的煩惱的問題。很多的煩惱，在我們的習慣上，日常生活的習慣上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的習慣上，我們有可能會認識，還不是決定的。有可能會認識到什麼呢？我有煩惱！我現在心裡面不高興了，那個人說話對我輕視，那麼我心裡面不高興。如果是不高興的時候，我們若能夠反省自己：喔！我現在心不清淨，我現在有了憤怒的意思。如果不反省的話，我還不知道，我還不知道我現在有瞋心是不對的。當然我們有的時候有其他的因緣，我們又有了貪心；因緣不同，我們內心的反應也不一樣，有時候有貪心、有時候有瞋心、有時候有高慢心，有各式各樣的煩惱的活動，我們有可能認識自己內心有這個問題。這是一種情形。

第二個情形，沒有什麼事情，我貪心也沒有動，我的瞋心也沒有動，我的高慢心也沒有動，我的疑惑心也沒有動，很多的煩惱都沒有動，那麼我們有可能認為我心清淨了，我心很清淨。這樣的想法對不對？這個想法是不對的！我們這個時候還是在煩惱裡面活動。這個煩惱是什麼煩惱呢？這個煩惱就是有所得的煩惱，叫做有所得。

我們讀這個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其中有一段文是說：這個凡夫，行二法者不得增益善根；菩薩摩訶薩行不二法，才能增益善根，才能增長善根，才能增益善根。行二法不能增益善根，行不二法才能增益善根。什麼叫做二法？什麼叫做不二法？「行二法者」，就是有所得，有所得就是煩惱；「行不二法」是無所得，無所得是智慧，能破除煩惱的，能破除煩惱。所以我們讀這個經論裡面，教我們修不淨觀來破除貪的煩惱，教我們修慈悲觀來破除我們的瞋心。其實還有一個緣起觀。小乘佛法的，也是修無我觀，大乘佛法又加上一個法空觀，大乘佛法也修我空觀、也修法空觀，這樣子才能斷煩惱的，才能夠斷惑證真。

我這一段話的意思是說：我們不但是學習聞、思、修的三種智慧，我們還要認識自己內心的煩惱有輕、有重。輕微的煩惱，我們還可能會認識；重的煩惱、根本的煩惱，我們還不認識。你若讀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、讀這個《中觀論》嘉祥大師的疏，我們對於煩惱的相貌才能認識得微細了一點。我們學習唯識的經論，也能對於煩惱的相貌認識得微細一點；如果我們不學習，不學習我們不大清楚，我們心裡有煩惱，自己也不大清楚。

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學習聞、思、修？就是因為我們有貪瞋癡的問題。我們有這問題的時候，我們才用聞、思、修來對治，來對治它。對治它呢，我剛才說了，就是在聞、思的時候只是學習對治煩惱的法門。對治煩惱的法門，《中觀論》這一部分也是很好，那麼學習唯識的法門也是很好，我們若能這樣子來學習，使令我們內心的煩惱得到對治，我們有希望能夠斷惑證真，有這個希望。若是我們不學習這麼多的佛法，我們不學習佛法，我們不明白對治煩惱的法門。說是我學習了我不肯用，也沒有用，也不行，煩惱也不能調伏。我們常常的在煩惱裡頭活動，有很多問題，有什麼很多問題？同學和同學之間不容易合，和師長也不容易合。我們心裡有煩惱的時候，有不容易合的問題，有衝突的問題；不管你年紀多大，不管你出家多久，

你若不調伏你的煩惱，你和誰都不容易合，不容易合的。

我們讀佛在世的這些大阿羅漢，他們彼此間的關係，從這個《阿含經》裡面和《阿毗達磨論》裡面看出來，其中有一件事就是這阿難尊者，阿難尊者和羅睺羅尊者。阿難尊者是佛在家的時候的弟弟，羅睺羅尊者是佛在家的時候的兒子，那麼他們是……，羅睺羅應該，用我們中國人的倫理關係來說，阿難尊者是他的叔父，這個關係是這樣子。但是在《僧祇律》、是哪上面，我看見一個故事，就是阿難尊者的徒弟、羅睺羅尊者的徒弟兩個不合，他們衝突起來了。衝突起來了，那麼這兩位阿羅漢回來了，這個徒弟就向師父報告。報告的時候，那麼師父也就相信徒弟的話，大家還要講一講，還要為這件事談一談。但是我們從阿羅漢修證的這件事上看，應該是沒有問題。

阿難尊者也是佛滅度後那一年夏天，摩訶迦葉尊者結集三藏，還不同意阿難尊者參加，他得阿羅漢以後才能參加。阿難尊者佛滅度以後才得阿羅漢，才得聖道；佛在世的時候只是得初果，初果是聖者，但是初果還是有一點煩惱的。那麼羅睺羅尊者是舍利弗尊者的弟子，是拜舍利弗尊者為和尚受戒的，他什麼時候得阿羅漢？我說不清楚。舍利弗尊者要入涅槃的時候，對羅睺羅尊者臨別的時候，同羅睺羅尊者說話，就是告誡他一些話，聽那個話好像他還不是阿羅漢。

舍利弗尊者是佛入涅槃的前三個月，舍利弗尊者入涅槃的。就是佛宣布了三個月後入涅槃，那麼舍利弗尊者就向佛告假，在佛前先入涅槃，有這件事。所以他同佛告假以後，就是回到他自己的俗家去，羅睺羅尊者送舍利弗尊者，就這時候說一段話，看那個話好像還沒得阿羅漢；當然最後羅睺羅尊者應該是得阿羅漢了。從這些阿羅漢的故事看出來，他們是斷煩惱了，但是還有一點習氣，還有這個事。

有一回摩訶迦葉尊者訶斥阿難尊者，訶斥他什麼事情呢？這個阿難尊者帶領三十位初發心的比丘，沒得聖道的比丘，帶領到南印度去。等到回來的時候，三十個比丘完全都還俗了，那麼摩訶迦葉尊者就訶斥阿難尊者，說是你怎麼做這種蠢事？為什麼把三十個比丘都還俗了，不能好好教導他們？訶斥這個阿難尊者，阿難尊者不出聲、不吱聲。從阿羅漢的這些故事裡面看出來，阿羅漢是聖者，的確是斷煩惱了。但是沒得阿羅漢、沒得聖道的人不行。

我們從這個《涅槃經》上看見一件事：佛涅槃的時候，摩訶迦葉尊者從靈鷲山，好像是超過了多少天，入涅槃以後有多少天，迦葉尊者從靈鷲山才到佛涅槃這個地方，在路上遇見一個比丘，那個比丘就是手拿著天花，就說：「你怎麼手裡有天花？」他說：「佛涅槃了，天人來了散花，所以撿到一朵天花。」迦葉尊者問他的時候，他說出一句話：「從這麼以後我們可以自由了，再也沒有人管我們了！」說出這麼一句話來。所以佛在世的時候也有人、佛教徒，尤其是比丘，還有沒得聖道的比丘，沒得聖道的比丘他的思想是這樣——佛涅槃的時候他歡喜，他歡喜這件事。

從這裡我們知道，佛在世的時候有的比丘得聖道，也有沒得聖道的。沒得聖道和得聖道的差別，就是斷煩惱、沒斷煩惱的問題。我們今天是佛滅度後幾千年了，

我們不能不承認佛法衰微。我們若是對於佛法有信心，我們應該學習佛法，應該發願從聞、思、修這個地方來滅除我們的身口意上的貪瞋癡，使令我們的內心清淨。滅除貪瞋癡的煩惱，我們才能夠有般若波羅蜜的智慧，這個智慧現前的時候才能見第一義諦，心才清淨，不然的話不可能會清淨的。

我們若是沒有成就這個般若的智慧，我們用什麼來調伏我們的貪瞋癡的煩惱呢？我看，沒有其他的方法能調伏我們的煩惱的。只有這個戒定慧，以戒定為方便，用般若的智慧來調伏煩惱，只有這樣子才能使令我們內心清淨。

我把「清淨」這兩個字就解釋到這裡，我們再說「莊嚴」。

這個「莊嚴」分兩種：一個是智慧莊嚴，一個是慈悲莊嚴。若是我們的大悲心不是很殊勝，但是我們自己解脫我們的惑業苦、解脫我們內心的煩惱，這一方面的願力若是特別強大的話，力量強大的話，我們可能會精進勇猛地修奢摩他、毗鉢舍那，我們可能會得無生法忍，可能會得聖道。若是我們這樣的願力不是很強，我們的慈悲心很強。怎麼叫做慈悲呢？那就是自己本身努力地學習佛法，多少的你的修行還是要有一點。有一點，有多少呢？我們讀這個《俱舍論》的時候，我們知道由凡夫到聖位中間那個次第，就是一個外凡位、資糧位到內凡，內凡位就是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。

這個外凡的時候，我們實在是不及格，我們煩惱時時的活動，沒有聖道的氣分。到了內凡位煖、頂的時候，我們有了止觀的功夫，能調伏自己內心的煩惱，這時候好一點。初開始的時候，我們有可能這奢摩他還不及格。奢摩他，初開始要得欲界定，然後到未到地定，在欲界定的時候我們不是太能夠修止觀，因為這個奢摩他的力量不夠。奢摩他的力量不夠，我們的煩惱隨時會活動。若是毗鉢舍那的力量強一點，能夠輔助這個奢摩他，也能調伏煩惱；智慧強了，這個理智強了，能調伏自己的貪瞋癡。沒有奢摩他的幫助，我們的智慧能調伏自己，也好一點；若是智慧不夠，奢摩他的力量也不夠，那這個人呢，就是初開始學習奢摩他的人就是這樣子。

若是到煖、頂的時候，應該有一點功夫了，有一點功夫，就是能調伏煩惱，但是又不是百分之百的調伏。要到忍位的時候，就是完全的能調伏煩惱，煩惱可以不動，可以達到不退轉的程度。達到這個程度的時候，我們佛法學習得也比較熟悉，那這個時候有慈悲心的話，可以弘揚佛法。在弘揚佛法的時候，他雖然沒得聖道，但是他能調伏煩惱，還是清淨的。那麼這時候弘揚佛法，加上弘揚佛法的功德，加上你這個止觀的力量，能保持一點清淨的這個氣分，煩惱不活動就會好一點。那麼這個時候我們能夠努力地弘揚佛法還好，還好一點。

若是這個煖、頂、忍，到了世第一以後，一剎那得了聖道，得無生法忍了，這個時候弘揚佛法，那完全是聖人的境界。完全是聖人的境界，剛才我說，他的慈悲心若是軟弱一點，他顧慮自己的聖道，他偏於自己靜坐修學禪定，可能得無生法忍，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向前進，到了第八地就是不得了了。那麼這個時候他的大悲心、慈悲心強大起來的時候去弘揚佛法，那是大菩薩境界了。那樣子就是以般

若波羅蜜修學無量功德，弘揚佛法、廣度眾生，那麼在你清淨的身口意這地方有無量功德莊嚴。若是我們不去廣度眾生，自己用功修行到了第八地，你的身口意上有清淨的莊嚴，無量功德莊嚴還有所不足。

但是在我們今天的佛教來說，我們說得太高了。我感覺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，煖位、頂位、忍位的人都不多，因為我們肯發心修止觀的人不多。不過我們這裡可能修禪定的人、修止觀的人會多一點，一般的寺院多數不提倡這件事。你不修止觀的時候，你的貪瞋癡、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夠清淨嗎？我看很難，是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清淨。我們只是提倡弘揚佛法，而不提倡修止觀，我們的這個身口意能夠容易清淨嗎？我看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若是我們自己努力地學習經論，我們不需要問別人，我們自己就知道，知道這件事；我們若不學習經論，不修習止觀的話，我們和在家人差多少？我受了三壇大戒了，我穿上出家人的衣服了，和在家人差不太多。你不修止觀，你的貪瞋癡不能調伏，和在家人差不多。不需要登報紙，我們就應該知道了，就應該知道這件事。我們不要說是：「不要修止觀，我們自由好。」佛法就是這樣子的，佛法就變成平平常常的，老是平平常常的，你想要有一點佛法的味道很難很難的。

我感覺到我們出家人裡面也有很多有才華的人，在社會上會有作為的人，但是棄捨了欲來到佛教裡面一無所成，這件事好不好？這件事是不是很可惜？是不是很可惜啊？我認為很可惜！

現在是這個……我們出了家能夠遇見大德、大善知識，能夠現出來一個無量功德莊嚴的道場很不容易，不是個容易的事情。我們在這裡應該好好的發願，發無上菩提心，學習聞、思、修，修學奢摩他、毗鉢舍那，使令我們內心裡清淨，使令內心莊嚴——這是一個遠景。另外，我們師兄弟之間也合一點，有一點什麼事情，心裡面奢摩他、毗鉢舍那的力量使心裡面煩惱不動，和師兄弟之間也是合，和師長也合。如果我們不修奢摩他、也不修毗鉢舍那，你想合嗎？我看也是很難啊，很難很難的。

所以為了佛法的莊嚴，為了自心的清淨莊嚴，要努力地學習聞、思、修。在修所成慧上修奢摩他和毗鉢舍那，使令內心裡面清淨、使令內心莊嚴，這樣子才能滿足我們初發心修學聖道的願望，沒有白出家一回。我們若不肯這樣做，最初你發心出家，發了好心腸要出家，結果你一無所成，不是很可惜啊！

蒙大和尚的慈悲，要我來說幾句話，我沒有預先寫稿，我臨時想到這裡就講這麼多，希望大和尚慈悲指教，希望各位同學也發歡喜心。我講完了。阿彌陀佛！